

緬北之戰

黃仁宇全集

第十二冊

The War in Northern Burma

Ray Huang

九州出版社



中青院 11 000670830

黄仁宇全集

第十二册

缅北之战

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缅北之战 /

(美) 黄仁宇著 . — 2 版 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 ,

2011.11

(黄仁宇全集)

ISBN 978-7-5108-1226-2

I . ① 缅… II . ① 黄… III . ① 报告文学 - 作品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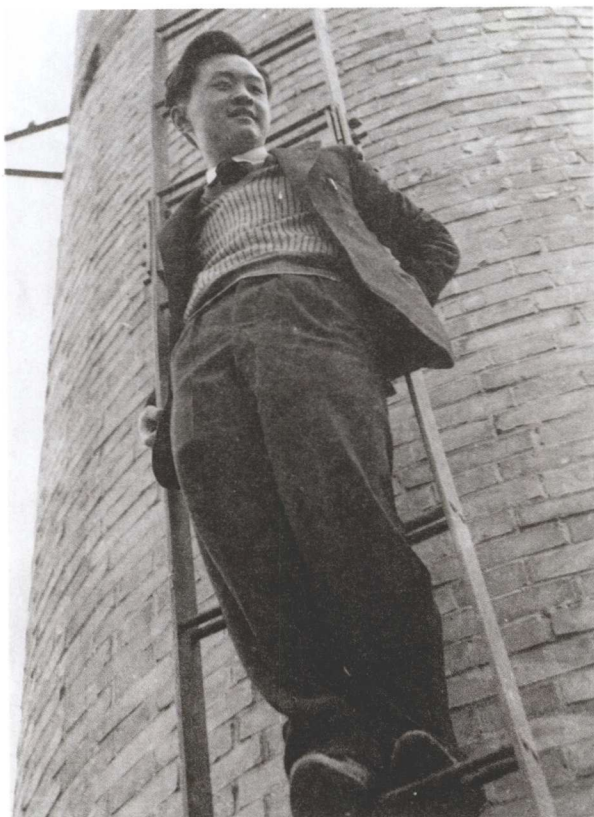
- 美国 - 现代 ② 国民党军 - 第二次世界大战 (1939 ~ 1945)

- 史料 IV . ① I712.55 ② E296.9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7912 号

The War in Northern Burm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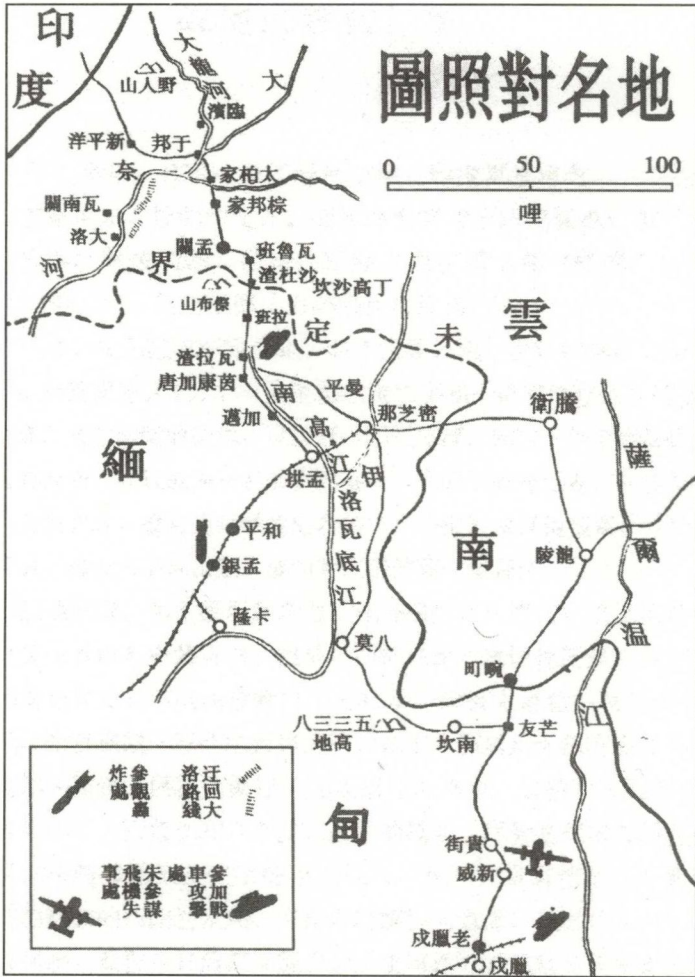
Ray Huang



1937年，黄仁宇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时



抗战时着军装的黄仁宇（后排最右），与亲友合影



地名對照圖*

* 取材自大東書局《地名對照圖》。標注的地名以見于內文者為準。——編者注

战地记者黄仁宇*

林载爵

1942年上半年，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，印度岌岌可危，一旦失守，日军可以直驱中东，控制印度洋。缅甸的沦陷对中国战场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，滇缅公路被切断，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“驼峰”航线维持。因此，中、美、英三国都认为必须反攻缅甸。

1943年春，中国驻印军的补充、训练大致完成，反攻缅甸，打通中印公路的时机业已成熟。2月的一天清晨，黄仁宇和一群军官作为先遣部队，飞过“驼峰”到达印度的蓝伽，设立新一军的总部。此后一年半他就参与了反攻缅甸的行动，并且成为一名前线观察员，当起了战地记者，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十余篇文章，投到当时最负盛名的《大公报》及其他报章。1945年3月结集后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，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。

作为战地记者，为了凝聚意志力，他必须强调光明面，这是他日后在回忆录《黄河青山》中的自白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他说他还是自有定见和癖好，那就是想在文字里注意营以下的行动，而极力避免涉及高级长官，并且尽量以亲自在战斗部队之目睹为限。这十

* 本文是台湾联经版《缅北之战》（2006年4月）的序言。——编者注

几篇通讯无法有系统地将缅北各战役作一描述，但还是保存了几场战斗的细节，包括两次战车攻击，一次飞机轰炸，一次负伤和几次步、炮兵的战斗。尽管是纪实报导，但读者已经可以深刻感觉到黄仁宇的小说技巧，每篇文章有情节、有鲜活人物、有高潮迭起的戏剧性发展、有作者的感怀与意念。透过这本书，我们一定会有同感：黄仁宇日后深具魅力的历史写作方式原来是其来有自。

“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，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！”（《八月十四日》），这场缅北之战对黄仁宇的人生观显然有一定的影响。晚年回头这段岁月，他说，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，头颅大开，胸部被打穿，尸身横在路边，无人闻问，他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。但是，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，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，个人反而从中解放。战争带领人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及无比神秘之中，因此，战争无可避免会引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。

这样的情绪及感怀只能借助日后的回忆加以抒发。《拉班追击战》一文中提及，他看到一座桥下歪倒着一个敌人的尸体，头浸在水内，他是一个大尉，旁边的树枝上晾着泡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。黄仁宇在战地报导中平实地记录此景，毫无私人情绪。然而，这一幕却让他久久无法忘怀，以至于在《黄河青山》中，他多了这样的感怀：“毋需多久，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，属于同样的年龄层，有类似的教育背景。在死前一天，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！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，脱下黑色的学生装，换上卡其军装？想想看，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，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，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，经过香港、新加坡、仰光，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、汽车、行军，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。千里迢迢赴死，喉咙中弹，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。”接着，黄仁宇又加上了一段神来之笔：“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，蝴蝶翩翩飞舞，蚱蜢四处跳跃，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。

而这名大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，兀自滴着水。”

在《密芝那像个罐头》里，他描述云浓雨密下，负伤将士的担架不断扛来。一队美国兵却依旧英雄气概地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有些伤兵在呼叫，有些伤兵虽不呼叫，而他们失血的脸却是那么憔悴！战争是残酷的，但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画面！对于这群美国步兵的感怀，他保留了四十多年，在《黄河青山》中才作出表白：“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，这些士兵肩荷着卡宾枪，显然在等候出发的命令，全都站着不动，不发一语。我能说什么呢？要我说他们英气勃勃地站着，坚忍不拔，昂然挺立，决心承担战争的重任，忍受恶劣天气的折磨？他们的眼圈和无动于衷的表情都让我别有所感。下雨会让他们想家吗？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乡？”目睹这一场景几天之后，就在密芝那，1944年5月26日，在一场战斗中，黄仁宇的右大腿被三八式步枪击中贯穿倒地，所幸没有伤及骨头。“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。”黄仁宇这么说。

本书在出版六十年后重新问世，正可带领我们进入黄仁宇心路历程的出发点，对于黄仁宇的人生观与历史观当有更多的了解。

目 录

战地记者黄仁宇	(林载爵) 1
更河上游的序战	1
缅北的战斗	4
孟关之捷	9
拉班追击战	18
随车出击记	31
苦雨南高江	37
密芝那像个罐头	41
加迈孟拱战役	65
八月十四日	72
我所知道的八莫攻城战	91

“这种敌人”95

老腊戍和新腊戍104

“业余新闻记者”（代跋）121

更河上游的序战

各位看地图，知道印度沙的亚以南和孙布拉蚌以西有一段地区，上面盖满了重重叠叠的等高线，又点遍了圆叶树的记号，国境线到这里就断绝了。这里是属于中缅未定界的地区，我们称之为野人山。顾名思义，大家都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块蛮荒野地。

这里的树林，绿得发青，又青得带腥。在树林里面，只听得山下急流哗哗作响，枝叶丛里的昆虫鸟兽各发妙音；此外就不知天昏地暗。山洞门口有时伸出一个蛇头，顶上树起红色之冠，当它张开血盆大口长吼一声时，心雄万丈的壮士也不免望而却步。在这样一个马为却行人泪下的绝域里，我们的“国立”部队，正在以刺刀与手榴弹，写着一首血的史诗。

“国立”部队是去年在缅甸山谷里5月长征的精锐。他们的足迹曾遍涉伊洛瓦底江和更的宛河的南北。一年以来，马更肥，人更壮，兵器愈犀利，斗志愈旺盛。10月28日，他们奉了统帅部的将令，为了保护“东京路”，决定予敌人以无情的打击。

10月29日，他们击破了敌人的抵抗，进入了更的宛河上游诸流汇合的地区；占领了被敌人占领了一年多的新平洋，和大洛西北的战略要点瓦南关。捷讯传来，中外欢颂。

就在这时候，敌人利用后方联络的便利，由加迈以南运到了大量援军以及迫击炮和野炮，使他们在人员与火力两方面都占优势，但是“国立”部队仍以高度的牺牲精神和精练纯熟的技术，发扬着中国军人既坚且韧的特性，与敌人奋战。

10月31日、11月2日、11月初十日，都是短兵相接、前仆后继、血满沟渠、天惊地震的日子。主要的战斗发生于大奈河及大龙河的交汇线，以及以北的于邦和临滨。每至机关枪与迫击炮和奏、山鸣谷应的时候，我忠勇将士无不视死如归，裹伤犹战。激战至十余日，不仅敌人企图消灭三角地区的我军未能达到目的，反而将新平洋的外围据点如临滨、沙牢等地让给了我们。检视战场，尸填丘壑，血洒荆棘，敌我的损害均重。但是我军占领了桥头堡阵地多处，在三角地区的脚跟就站稳了。

敌人在右翼既无进展，又打算在左翼占领一两座高地，以便威胁我军侧背，自11日起，由津川直志少佐亲率敌军五百余人，由大洛北犯，猛攻瓦南关以南我军阵地。岂知出马不利，11日敌军一百六十余人轻率北进，我道路伏击队仅以一排兵力前后左右夹攻，大部敌人应声而倒，仅余少数仓皇遁走。从此敌人北望踟蹰，此身正在深渊，前进一步便是死所。而我军则在扫除战场，计算掳获，增强工事，预备敌人再度来犯。

不出所料，12、13、14直至16日，敌人都再三北犯，这是一幕既悲且壮的战斗。我军居高临下，敌人你尽管来，只要你们缴纳死税。几次敌弹命中我阵地，爆音、破片、烟硝与血肉在丛林里面飞舞，可是我们战士无所动乎中。至十六日，仅以敌人遗留在我阵地前的尸体而论，就达百余具，里面经随身文件证实的军官，有荒木中尉与山下大尉。后者经查为敌人在此方面机关枪中队的中队长，即此一点，可见战斗之激烈。在此次战役中，各单位士兵能够勇敢沉着，奋勇抗战，已经高级司令部传令嘉奖。而我赵振华上尉在混

乱中仍然精细指挥，奋不顾身，洵属可贵。

16日之后，敌人在右翼方面得到增援，战事的重心又返该翼。22日敌人以山炮及迫击炮向我阵地猛烈射击。入夜敌人由加任方面偷渡成功，使该方面我孤军陷于苦战。但是敌人并没有得到什么。敌人渡河西北犯的部队达五六百左右。临滨之围，达四昼夜。我少数官兵曾忍过炮击，拼过肉搏，修过工事，挨过沉寂，血汗交流，从无休歇，至26日始得解围。而敌人早已损害惨重，既不能攻，又不愿退，徘徊怅望于我军阵地前的死人堆里……

12月之后，天候转凉，白昼更短。我前方战士的挺战却愈加兴奋，而战果也一天比一天丰硕。12月1日临滨之战，我小部队被敌炮集中射击达六小时，又被数倍之敌三面围击，从午前11时战到日暮，我军毙伤敌百余人，检视我军，战死及受伤者不过十数人。于邦我军，从11月23日独立作战以来，至今近月，被敌包围达十余次，敌人不过围着村前村后洒了一道血的圆圈，青天白日旗下的阵地屹然未动。在这些创造光荣纪录、树立优良传统、发扬民族精神的战斗里，李克己少校和刘景福上尉都[有]卓著功勋。

截至目前为止，敌人已经再竭三衰，日来每次潜行退后几百公尺，轻轻掘着急造工事。战友的尸骸，鲜明刺目的日章旗和整件的兵器……都听任纵横搁置在这座阴森的原始森林里……

在山冈上，在大树旁，在灌木丛里，在村落边际，“国立”部队的壮士，却重新准备刺刀与手榴弹，准备写完这首血的史诗。

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寄自印度

十二月三十一日《大公报》

缅北的战斗

丛林内的阵地攻击

我驻印军在缅北的战斗，经过去年10月与11月的艰苦支撑，终于达到了争取时间掌握主动的目的。最近胡康河谷在风和日暖的条件下又度过了一个新年，我忠勇将士也一鼓作气地在大森林里突进四十英里。俯视战迹，尤其追念临滨、于邦我少数部队困守孤村的精神，令人可泣可歌。战线向南推进以后，士气愈为旺盛。无论在杀伤、掳获以及战术战略的成就上讲，都可以打破纪录，树立新军的优良传统。

临滨、于邦我军之完全解围，开始向敌人转移攻势，始自耶诞前夜。我××部队派遣的扫荡队，经过精细的搜索和严密的部署，毅然向村庄西北敌中村中队冲击。这一场战斗，每一寸的进展都是披荆斩棘和冒险犯难：在一片阴森的原始森林里，上面有敌人以钢板构筑的鸟巢工事，下面有俯拾皆是的触发地雷；部队散开之后，前后不能兼顾。但是我将士顾念战友的艰难及赋予本身任务之重大，仍然在敌人火网之下步步跃进。机关枪永远是那么喋喋不休，迫击炮一声声狂吼，偶然一阵地裂天崩，接着烟飞树倒，我汗流浹背的

将士却仍然前仆后继地一贯突进。24日午后，两军相持未决，各单位干部亲持冲锋枪，作为士兵楷模，在队伍之前以火力指挥。入夜之后，依然冲杀未已。耶诞日黎明，各班排相继接近敌阵，手榴弹与掷弹筒发挥威力，战斗更趋激烈。一直战至午前10时，枪声较稀，扫荡队突入敌阵。荒草丛里，到处笼罩着一层烟硝与灰土，纵横僵倒的都是敌人遗弃的尸骸，里面有中队长中村大尉等官长四员。掳获的战利品有重机关枪两挺、步枪二十八支、指挥刀和未用的地雷多件。这次战斗不仅使独立作战的部队突围，而且使我军掌握着主动权，开始了以后方兴未艾的攻势。

12月28日，扫荡队以新胜的余威攻击于邦主阵地。我炮兵在这次战役里发生了很大的功效，几乎像挖泥机〔一〕样把敌人阵地翻转过来，又以树杆泥块和灰土替他们造了一所集体的坟墓。除夕之前一日，敌人自视死伤过重，前左右三面既为我军的火口所狂吞，后面又是滔滔不绝的大龙河，顶上还有美机所播散的弹雨，只能以一死相逃避。当我步兵勇士提着冲锋枪挺进的时候，敌人阵地内一声声爆炸，大多数敌人已横尸在工事里，化作胡康河谷之露！现在经扫除的战场，发现敌尸已达一百四十二具，里面包括这方面的指挥官管尾少佐以及大队指挥所的军官六员，夺获重机关枪三挺、步枪七十一支、指挥刀三把。盟军军官参观战场后，亦复叹为森林攻守战的杰构。

岁序更新，我军继续渡河攻击。战士们俯视大龙河澄清的河水，洗去了面上的征尘，忘却了两月以来的疲劳；并且庆幸愈前进一步，便愈近国门一步。

河东依旧是仰不见天日的丛林，深林里面又蜷曲着数不清的溪流。敌人从临滨、于邦至此，几次攻防，已经筋疲力尽，精神上更受着无限痛苦的打击。沿途退却，早已士无斗志。1月13日，两岸各据点完全被我肃清，敌人散布于各处的尸体，经我掩埋队收集达